

乌斯浑河壮歌

■程文胜

红色记忆

纵然世间有一千条河流没有造访
我仍为这次迟到的拜谒而羞愧
乌斯浑河啊,请原谅我的疏忽
原谅我对古老满语的无知
原以为“牡丹江”寓意泼墨的江南
哪知意指极尽曲折蜿蜒
“乌斯浑”也不是赞美大江浑浑壮阔
而是敬畏一个个凶狠的漩涡

行走在我的中国
哪一条江河没有奔腾的歌
唯有乌斯浑河的呜咽
一下击穿我的耳鼓
我看见春潮奔涌
缓缓托举起一串连枝的金色花丛
八个姐妹,花样年华啊
就那么枝叶相牵心意相通
一起唱着战歌
挽臂沉入冰冷的河

二

还记得那首激愤的悲歌吗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但那个时刻不是悲惨的开始
杀人的鬼子绝不是从本土出发
早在一九〇五年
鬼子就在南满铁路一线驻扎
就在垂涎黑土地的矿产和庄稼
只是九月十八日苍凉夜
鬼子酝酿已久的惊天阴谋
在柳条湖段铁轨
开启一次震惊中外的爆炸

这是一纸多么荒唐的军令啊
“不准抵抗,不准动
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
可肉身怎能抵挡强盗的刀枪
仅仅四个月零八天
辽吉黑三省全境沦陷
自此白山黑水任由侵略者肆虐
指挥刀砍向一颗颗倔强的头颅
枪刺挑起婴儿柔软的身躯

妇女甚至幼女蒙受奸淫的耻辱

三

松花江呜咽
乌斯浑河呜咽
父老乡亲在呜咽
有人逃难,背井离乡
有人隐忍,忍辱含垢
有人助纣为虐,为虎作伥
数典忘祖成为倭寇的帮凶
被赶出紫禁城的末代皇帝
在铁蹄护佑下粉墨登场
“皇协军”“保安队”“警备队”
一支支枪口冷对抗日同胞

乌斯浑河奔流不息
抗战热血如河水绵延不绝
点燃火把
拿起武器
誓死不当奴隶
东北抗日联军铁血男儿
激战长岗,奇袭老岭
小孤山阻击,岔沟突围
携手勇赴国难啊,血战到底

于是,巾帼之花迎着风雪
参加抗击日寇的妇女团
于是,绚丽的花瓣在带刺的枝头
绽放青春不灭的花火

四

为什么乌斯浑河会无言奔流
只因每一个凶狠的漩涡
都在为苟且偷生的抗联叛徒悔过
为什么乌斯浑河不再沉默
只因每一道翻滚的波浪
都在托举巾帼之花的誓言和信仰

让我们记住抗联妇女团
记住这些质朴的灿烂的巾帼之花
指导员冷云
一个知识女性
狂风吹起五四青年式短发
脚步在抗日秘密战线穿梭
丈夫不幸英勇牺牲
她舍弃才两个月大的婴儿
毅然迈出随部队西征的步伐

紧随其后的是
班长胡秀芝、杨贵珍
战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
还有被服厂厂长安顺福
年龄最大的是23岁的年轻母亲

最小的是刚满13岁的豆蔻少女

巾帼之花,如此鲜艳
你是傲霜的蜡梅,是报春的花蕾
是奔放的月季,是带刺的蔷薇
巾帼之花,如此芬芳
你让烟火人间有了大爱
让寒冷的世界有了春天

巾帼之花跋山涉水,翻岗越岭
穿行于深山老林
与日寇伪军巧妙周旋
八朵金花,真是堪比男儿啊
一只只纤手变得粗粝
复仇的钢枪爆发出青春印痕

五

那一夜,乌云遮盖了朗月
乌斯浑河渡口人影憧憧
连绵秋雨让河水暴涨
上百米宽的河面冰冷寒彻
抗联第五军一部燃起露营篝火
几百米开外的树林
八朵金花簇拥在一起
轻声哼唱期盼胜利的歌词

如果没有鬼子烧杀抢掠的残暴暴影
这本该是多么温馨的生活画面
但这是一九三八年十月
全面抗战最艰难的岁月
这一天,一个猥琐男人的窥视
让八朵金花悄然落入陷阱
葛海禄,可耻的变节投敌特务
将抗联部队的踪迹密告“皇军”
日军守备队熊谷大佐迅速出动
一千多名日军与伪军
悄悄将抗联战士包围

六

乌斯浑河的拂晓没有星光
四处安静得只有水鸟的啁啾
以及战士们沉睡的鼾声
枪声突起,猝不及防
一百多名抗联战士寡不敌众
每一次爆炸都是生存考验
每一次冲锋都在面临死亡

冷云让女战士在苇丛里卧倒
确认没被敌人发现
此刻,她们只需再待一会儿
或者趁乱悄悄撤退
就能脱离险恶之境
可眼见部队主力遭敌重创

她们没有迟疑
果断从背后袭击敌人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吸引火力掩护主力部队突围
鬼子以为中了埋伏,慌忙分兵还击

当鬼子发现对手只是八个女人
喊话劝降,想抓活口
巾帼之花岂容倭寇玷污
她们排打光子弹的枪
像莲花枝节相连,手挽手
一步步踏进寒彻的漩涡

敌人无情的枪炮疯狂射击
子弹雨点般扑进乌斯浑河
投江的花朵
炸飞的花瓣
让乌斯浑河两岸血色满天
转瞬间又是黑暗

透过历史的烟尘,我看见
她们伸展的手臂
如同刺向漫漫长夜的利箭
她们青春的容颜
仿佛抗战枪炮永不偏移的准星
她们生命的体温
如炭火焙热一个个冻僵的黎明
巾帼之花,我怎能不为你哭泣

七

是的,当节日的礼花在今夜绽放
请原谅,我耳朵里只有炮弹炸响
当欢呼声形成和平的海洋
我眼里只有乌斯浑河翻涌的波浪
不能忘啊,怎能忘啊

触摸纪念碑上血染的姓名
泪水却道不上集体投江的背影
我向天空摊开手掌
让忧伤的掌纹连接历史的道路
清澈的浪花,晶莹的花瓣
忽然变成飞溅的铜花
点点滴滴灼伤我的手心

我知道,八朵巾帼之花
正在以战士的血泪警醒我们
无论世界如何风云变幻
时刻握紧手中的刀枪
我听见,她们的嘱托穿越时空
如乌斯浑河水深情而又直白
请让天下女性
像花一样自由绽放吧
那是你的祖母、母亲、姐妹
战士们啊,你要守护她们幸福

国防纪事

“排长,恭喜你!”那年夏天,周六中午,我刚拧开水龙头准备冲凉,挨着我洗浴的老兵刘成突然瞪大眼睛对我喊,声音几乎盖过哗哗的流水声。

刘成军事素质过硬,在连里有很高的威信。他这句话像一颗石子砸进平静的水面,溅起的水花把整个浴室的目光都拽了过来。

“恭喜什么?”我被刘成说得一头雾水,抹了一把脸上的水。

“刚才我数了数,你身上总共有15块伤疤!”他咧嘴笑着,眼里闪着光。

我低头扫了一眼自己——肩膀、膝盖、手肘,确实有几道浅褐色的疤痕。训练场上摸爬滚打,谁身上没几枚“勋章”?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笑着摇头,“你身上的伤疤比我多呢。”

“那可不一样!”刘成嗓门更大了,像是要宣布什么重要消息,“你当排长才一年,就有这么多训练伤,说明你是真拼。”他转头对其他战士说:“咱排的训练成绩能上去,就是因为排长带头冲。”

战士们嘿嘿笑着,有人吹了声口哨,有人高声应和。我摆摆手,示意他们别起哄,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

冲凉结束,我回到宿舍,思绪不禁飘回刚当排长的那段日子。

军校毕业后,我被分到这个装甲步兵连当排长。最初,我满脑子都想 着该如何踢好“头三脚”,恨不得立刻把全排带成尖刀排。当时,排里正进行障碍训练。这不是我的强项。经过一番苦思冥想,我想到了一个既不暴露自己短板、又不影响训练的办法。

我将教案背得滚瓜烂熟,请排里障碍训练成绩最好的战士代我示范,几次后便配合得天衣无缝。那天组织障碍训练时,我的理论讲解和战士的配合示范可谓完美。接下来在大家训练时,我在场边进行跟踪指导。谁知,全排的障碍训练成绩不理想,我急得板起了脸:“你们怎么练的,成绩咋就上不去呢,再练时都精神点。”

“排长,你给我们示范一个呗?”刘成突然喊了一嗓子。

空气瞬间凝固。所有人都看着我。

我咬了咬牙:“行,看我的!”

我冲了出去,翻矮墙,跨壕沟,过高板……前面还算顺利,过高低墙时,我猛地一跃,膝盖重重地磕到墙沿,血流了出来。

我咬着牙没吭声,战士们围了一边小。刘成一边往我伤口上敷药,一边小声地说:“排长,光喊不做不行,做不到位更不行。你得先把自己练强了,才能带我们啊。”

我的脸涨得通红。刘成的话像刀子一样扎进我心里,让我清醒。

『特别通行证』

■韩光

从那天起,我拜刘成为师,每天提前一小时起床练体能,晚上加练障碍跑。膝盖上的疤还没好利索,我又在战术训练中磨破了手肘;手上的茧刚结硬,肩上添了新伤。

渐渐地,我的动作越来越利落,障碍不再磕磕绊绊,射击成绩也稳步提升。组织训练时,我不再站在旁边喊“看你们的”,而是直接说:“看我的!”

全排的士气一天比一天高。障碍场上,战士们像猎豹一样敏捷;战术训练时,大家配合默契。秋天参加演习,我们排像一把尖刀,直插“敌”腹地,令其措手不及。

年底评优评奖,我们排被评为“训练先进排”。表彰会上,团长拍着我的肩膀说:“带兵先强己,你这个排长,当得硬气。”

“带兵先强己”,这句话在军旅路上一直鞭策着我心无旁骛、奋勇向前。

“排长,你身上的疤,就是你的‘特别通行证’。”我永远记得刘成这句掏心窝子的话。是啊,训练中留下的疤痕,是带兵的通行证。它们让我赢得战士们的信任,让我走进了他们的 心里。带兵这条路,从来不是说出来的,而是拼出来的。

菜根香里岁月长

■王 胖

一瓣心香

窗外的雨,簌簌落下。桌上的油纸 包里,散发着熟悉的香味——这是来自故乡的萝卜干,寄托着八旬奶奶的牵挂。光阴流转,我已从家乡来到军营多年,这一缕咸香总能将我的记忆拽回晒满萝卜干的院落。恍惚间,我仿佛看到,灶膛里的柴火噼啪作响,竹篾箩里腾起的咸香混着故乡的雾气……

秋霜初降时,奶奶弯着腰,将洗净的白萝卜切成段,在青石板上码成齐整的“队列”,宛若一幅素白长卷。我们川渝

人腌菜讲究“三晒三腌”,晒足十日骄阳,揉进三遍粗盐,待萝卜褪去青涩,出现琥珀色泽,便可以封存进陶坛。

儿时,我常趴在窗棂上看。奶奶蹲在檐下,用布满裂口的手指轻簸箩里的萝卜干,喃喃自语:“七成干时声最脆。”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奶奶又把萝卜段码齐,继续说:“菜根(家乡的人会把萝卜干等咸菜称为‘咸菜根’)要晒足太阳才劲道,男娃儿要去部队摔打才成钢。”

那时,我不懂奶奶话里的深意,只惦记着清晨她煮的白粥。两三根萝卜干放在青瓷碟里,淋几滴新榨的菜籽油,脆生生、酸酸辣辣的口感在舌尖绽开。配着这萝卜干,我能喝下三碗粥。若是到了

年节,奶奶便取陈年辣子炆锅,将萝卜干在铁锅里翻几个身,顿时满屋飘香。围坐一旁的叔伯们常说:“嚼得菜根,百事可做。”这句话我后来在《诗经》里寻到了含义相近的诗句——“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原来,在不同的时空里,这咸菜坛始终与人间烟火相依。

在我入伍前一晚,老灶房的灯亮到鸡鸣。我的行囊里被悄悄塞进个油纸包,里面是浸了葱油、切得方正的萝卜干。后来,在新兵连的冬夜里,我与同班战友分享这咸香,朔风也吹不散心间的暖意。

2024年深秋,我回乡探亲,奶奶细心照料着她那几个装萝卜干的陶坛。奶奶对一个邻居大婶说:“我孙儿的战友多,

让他们都尝尝咱菜根的味道。”我看着她颤颤巍巍地揭开坛口,一阵咸香随之扑面而来。我想,这便是岁月窖藏的风味。

一日值班归来,油纸包躺在桌上,像块温润的琥珀。嚼一口萝卜干,咸香在舌尖化开,我忽然品出了新滋味——原来这菜根里不只腌着盐粒,更藏着奶奶用光阴写就的家风;陶坛能封存秋霜,人这一生,总要想菜根般在时光里沉淀出劲道。

我给奶奶拨去电话。奶奶像往常那样唠叨着:“坛子里新腌了菜根,等你回来开。”我忽然想起,新兵授衔那天,指导员说,军营似口陶坛——天南地北的“菜根”在此沉淀,迷彩岁月把青涩酿成刚劲的咸香。

江山丽 花草香

——散文集《与草木谈心》读后

■雷从俊

读有所得

一部散文集,60多篇作品笔涉百余种草木,可谓摇曳多姿、满纸生香。作者借由一草一木一花一叶,忆军营往事、赞秀丽江山、抒家国情怀。董雪丹散文集《与草木谈心》,给人带来的不仅是草木本身的丰富与美妙,更是清新厚重的艺术感受。

一般来说,斫木为器之后一棵树的生命就结束了。而在董雪丹笔下,参天大树恰如顶天立地的英雄,倒下之际另一种生命便开始了。在《香樟,香樟》一文中,她向我们讲述了一套樟木桌椅的故事:“东北军营里的童年,好像从我开始有记忆,

它们就在。我上初中时,它们又千里迢迢从东北跟着我们一起回到了中原。”一套家具,辗转千里,代代相传。“如今,我的小侄女、小侄子,也开始在这张桌子上写字、画画了。”可以想见,这套樟木桌椅的样式和功能很难赶上市面上时新的家具,但由于它们承载着艰苦朴素的军人家风,成了“传家宝”,受到一家三代的珍爱。成长的经历,使作者心目中的香樟树“既具外形之美,又有内质之坚”。

董雪丹少年时代成长于东北军营,后来成为军嫂。作为新闻人,这些年她多次参与征兵宣传、走访英模人物、报道双拥故事,不断为国防建设鼓与呼。徜徉于花草树木之间,她将其与社会变迁、生活变化微妙关联,呈现独到的意趣和思想。

在这部新书中,花草树木从典籍中一一走出,作者的凝望和思考把它们的生命点燃。在作者笔下,这些植物多姿多彩、摇曳人间,与生活日常、军旅情感等发生种种关联。董雪丹善于用文字给它们画像,如《婆婆纳:又老又小的精灵》《野豌豆:翩然飘摇的“薇”》《芦苇:水畔的思想者》《栾,心中最阳光的花树》《繁缕:大地上的点点繁星》等作品,单看标题就能记住这些风姿不凡的“主人公”。

由于对草木的喜爱“好像与生俱来”,董雪丹每到一处都愿意与草木为友,走进草木的灵魂深处。春天的柳绿花红和枝繁叶茂,给了她丰沛的文思;冬日的肃杀寒意,则让她认识了生命的坚韧。“最寒冷的时刻,往往有温暖在悄然滋生——那就站成一棵木,站在一个寒冷又阳光明媚

的日子里,眺望着春天的来临,守望着一份春意盎然。”在《木笔:以天为纸 笔下生花》一文中,作者不只描绘花儿在早春时节的凌空绽放,更多的是抒写它在寒冬为春天守望的精神。

董雪丹的笔触关涉蒲公英、白茅、桂花、凌霄花,甚至是不起眼的蓬。她着意于孔庙前的桧树,流连于焦裕禄烈士陵园那棵高大的焦桐下。书中散文《焦桐下,我捡起一朵桐花》,以诗意的笔法把树与人、历史与现实、苦难与幸福熔于一炉,不仅是对一棵树的仰望,更是对焦裕禄精神的深情礼赞。

《管子·立政》有言:“草木植成,国之富也。”在散文集《与草木谈心》中,不仅能读到北国南方的“江山丽”、军营内外的“花草香”,更能读出内心的坚定与丰盈。



源远流长(中国画)

 问 田作